

跳来跳去的女人

A Unceasing Change Woman

[俄] 契诃夫 著



VIDEO CD

附赠原著完整电影
VCD

中国致公出版社

跳来跳去的女人

A Jumping Crane Woman

[俄] 契诃夫 著

索利虎 译



中国致公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跳来跳去的女人/(俄)契诃夫著;索利虎译.

北京:中国致公出版社,2003.4

(永久记忆版世界文学名著文库.第3辑)

ISBN 7-80179-132-0

I. 跳… II. ①契…②索… III. 长篇小说-俄国-近代
IV. I512.4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3)第028370号

跳来跳去的女人

译者:索利虎

责任编辑:子 龙

出版发行:中国致公出版社

(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4号 电话 66168543 邮编 100810)

经 销: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:北京梨园彩印厂

开 本:850×1168 1/32

印 张:224.5

字 数:5831千字

版 次:2003年5月第1版 2003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 数:5000册

ISBN 7-80179-132-0/1·003

定价:420.00元(全二十三册)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导 读

安东·巴甫洛维奇·契诃夫(一八六〇~一九〇四)是俄国十九世纪批判现实主义最后一个杰出的作家,尤以短篇小说创作闻名于世。契诃夫出生于亚速海沿岸塔干罗格城的一个小商人家庭。少时家境困苦,边求学边做家庭教师以糊口。一八八〇年他考入莫斯科大学医学系,同年以安托沙·契洪特的笔名在幽默杂志《蜻蜓》上发表了最早的两篇作品,从此开始了他的文学创作生涯。契诃夫的创作可分为两个阶段——前期与后期。八十年代的契诃夫,迫于生计与求学之需,创作数量惊人。在一八八三年至一八八五年他每年要写小说一百篇以上,一八八五年高达一百二十九篇。他一生创作了四百七十多篇小说,其中约四百篇写于这个时期,而且多为短篇。前期的代表作有《小公务员之死》(一八八三)、《变色龙》(一八八四)等抨击俄国专制制度、讽刺市民奴性心理,反映劳动人民贫困和痛苦生活的作品。九十年代,由于契诃夫库页岛之行,他的思想有了明显变化,创作也有了相应发展——作品的题材更为广泛,思想内容更加深刻,艺术技巧也更为成熟。于是,契诃夫进入了创作的繁荣和成熟时期,产生了一系列揭露黑暗社会和错误思潮的优秀作品,如《套中人》等。与此同时,他也对知识分子的空虚无为和小市民的庸俗丑恶进行了有力的抨击,而发表于一八九二年的《跳来跳去的女人》就是表达这类主题的优秀之作。

《跳来跳去的女人》主要讲述了一对夫妻的故事,女主人公奥利格·依万诺芙娜生性喜爱结交名流,追求艺术,因父亲知遇之恩嫁给一个医生得莫夫,但因迎合名流而与名画家发生婚外情,得莫

夫以宽容之心召唤她回归不成,就舍命救治病人而患上传染病,此时医学界对得莫夫的推崇与敬重,使得奥利格最终明白身边的人原来是未来的真正名流,但得莫夫因病重而去世,留给奥利格只有虚荣后的满心懊悔与惭愧。契诃夫以细腻的笔法和精细的构思塑造出奥利格·依万诺芙娜这个贪慕虚荣、附会名流的女子,将其心理刻画得极其到位。故事以其最寻常的素材——婚外恋,却传达了一个真理:最忽视的反而是最珍贵的;女主人公追求名人岂不知却害了正将成为名人的丈夫,她爱丈夫但更爱名人,但既是丈夫又是名人的双重身分的得莫夫的逝世,给她敲响了最终的警钟。契诃夫的讽刺功底在此部短篇小说中可略见一斑了。《跳来跳去的女人》故事性强,构思平中见奇、人物刻画得形象到位,抒情旋律下不失机警的劝讽,将契诃夫的艺术魅力展现得淋漓尽致,特向读者推荐,一睹为快。

本书还收入了契诃夫许多短篇,以飨读者。

目 录

跳来跳去的女人	(1)
胖子和瘦子	(28)
普里希别耶夫军士	(31)
万 卡	(36)
草原游记	(41)
装在套子里的人	(139)
醋 栗	(153)
宝贝儿	(164)
渴 睡	(177)
厨娘出嫁	(184)
绿沙滩	(190)
爸 爸	(206)
托莱多的罪人	(214)
太 太	(220)
一件糟糕的事	(245)

跳来跳去的女人

—

在奥莉加·伊万诺夫娜的婚礼上，她所有的朋友和要好的熟人都来参加了。

“看看他吧，真的，难道真的有点与众不同？”她向她丈夫那边点点头，对朋友说，好像要解释她为了什么缘故要嫁给这个普通的、很一般的、无论在哪一方面都没有什么了不起的男人似的。

她丈夫奥西普·斯捷潘内奇·迪莫夫是医生，官衔是九等文官。他同时在两个医院里兼职，在一个医院里做外科的主治医生，在另一个医院里当解剖师。每天从九点钟到中午，他都在门诊看病，视察病房，午后，乘坐公共马车到另外一个医院去，解剖已死去的病人。他个人也行医，但收入甚微，一年仅有五百卢布光景，如此而已。除了这些关于他就没有什么其他的了。可是，奥莉加·伊万诺夫娜和她的朋友以及一些亲密的熟人，却是一些十分了不起的人。

他们人人都在某一方面有突出的成就，或多或少有点名气：有的已经成名，被别人看做名流了；即使有的还没有成名，但将来却有成名的灿烂前景。有一个剧院的演员，早已是公认的大天才，他不但是一个优雅、聪明、谦虚的男子，而且又是杰出的朗诵家，一直教奥莉加·伊万诺夫娜朗诵。有一个歌剧演员，是个性情温和的胖子，惋惜地对奥莉加·伊万诺夫娜说，她毁了自己，因为要是她不偷懒，肯下决心，她可能就会成为著名的歌唱家。

其次，有一些画家、其中一个是集画风景画、动物画、风情画于

一身的里亚博夫斯基。他是个很有才气的金发青年，年仅二十五岁，画展办得很成功，还把刚画成的一张画卖了五百卢布。他给奥莉加·伊万诺芙娜评改画稿，他说她将来也许会有所成就。此外，还有一个拉大提琴的音乐名宿，他的大提琴每次都发出悲悲切切的声音。他说，在他认识的所有女人当中，可以伴奏的只有奥莉加·伊万诺芙娜一人。再其次，是一个文学巨匠，年纪轻轻，可是已经很有名气了，写过中篇小说、剧本、短篇小说。

此外，还有别人吗？喏，还有瓦西奇卡·瓦西奇卡奇，是地主乡绅，业余的插图家和饰图家，深深爱好古老的俄罗斯风情、民谣和史诗，只要在纸上、瓷器上、用烟熏黑的盘子上作图，他就能创造奇迹。这帮自由自在的艺术家早已给命运宠坏了，虽然文雅而谦虚，但是他们只有在生病的时候才会想起天下还有医师这种人，迪莫夫这个姓氏在他们听起来就如同西多罗夫或者塔拉索夫一般。在这伙人中间，迪莫夫显得陌生，多余，矮小。说实在话，他个子挺高，肩膀挺宽，看上去，他似乎穿着别人的礼服，长着店员模样的胡子。但是一旦他是作家或者画家，那别人就会说光凭他的胡子就会叫人联想到左拉了。

有一个演员对奥莉加·伊万诺芙娜说：她那亚麻色的头发配上白色的结婚礼服，很像一棵春天开满白花、仪态美雅的樱桃树。

“您听我说！”奥莉加·伊万诺芙娜对他喊道，挽住他的胳膊，“为什么跟迪莫夫这件事会发生得这么突然呢？您听我说，听我说！……我可以告诉您：爸爸跟迪莫夫同在一个地方做事。可怜的爸爸生病了，迪莫夫就在他的床边照看了几天几夜。这是多么伟大的自我牺牲精神啊！听呀，里亚博夫斯基！……还有您，作家，也听呀，这是很有意义的。走过来一点，非常了不起的自我牺牲精神啊，发自内心的行为！我也一连好几夜没睡好，坐在爸爸身旁。一下子——您看，公主赢得了英雄的心！我的迪莫夫陷入了情网。”

“真的，有时候命运就有这么神奇。嗯，爸爸死后，他不是来安

慰我，就是在街上帮助我。在一个月光皎洁的傍晚，稍不留神，他忽然向我求婚了……就跟晴天霹雳似的……我哭了一宿，我自己也不小心掉进了情网。现在呢，您看，我做他的妻子了。他结实，强壮，跟熊一样，难道不是吗？现在，他的脸只有四分之三朝着我们，光线暗，有些看不清楚，不过，等到他把脸完全转过来，那您得瞧瞧他的脑门子。里亚博夫斯基，您说说看，那脑门子怎样？迪莫夫啊，我们正在谈到你呐！”她朝丈夫嚷道，“到这儿来。把你那诚实的手伸给里亚博夫斯基……这样就好了。你们做个朋友吧。”

迪莫夫温和而纯朴地微笑着，向里亚博夫斯基伸出手，说：

“幸会幸会。当年有个姓里亚博夫斯基的跟我同班毕业。他可能是您的亲戚吗？”

二

奥莉加·伊万诺芙娜二十二岁，迪莫夫三十一岁。他们婚后的日子幸福美满。奥莉加·伊万诺芙娜在客厅的墙壁上挂满了她自己的和别人的画稿，有的加了镜框，有的没有。靠近钢琴和放东西的地方，她用中国的阳伞、画架、各种颜色的布卡、短剑、半身像、照片……布置得既整齐又美观……在饭厅里，她用粗俗的画片裱糊墙壁，挂着树皮鞋和镰刀，在墙角放着一把大镰刀和一把草耙，这样就成了一个俄罗斯风格的饭厅。

在卧室里，她把黑呢粘在天花板和四壁，在两张床的上空挂一盏威尼斯式的灯，门边安一个假人，手提一把戟，仿佛这房间看上去是一个岩穴。人们都认为这对青年夫妇有一个很可爱的小窝。

每天上午十一点钟起床以后，奥莉加·伊万诺夫娜就练习弹钢琴，或者要是天气晴朗的话，就画点油画。然后，到十二点多钟，她坐上车子去找女裁缝。由于迪莫夫和她只有很少一点钱，仅仅够过日子，所以她和她的裁缝只好想尽办法，以便让她经常有新衣服

穿,去讨人喜欢。

她可以用一件染过的破衣服,用些没有用的零碎、花边、长毛绒、丝绸,缝出漂亮的衣服来,那不是衣服,而是艺术。从女裁缝那儿出来,奥莉加·伊万诺芙娜习惯地坐上车子到她相识的一个女演员那儿去,探听剧院的新消息,顺便要几张初演的新戏或者福利演出的戏票。从女演员家里刚出来,她还得到某一个画家的画室去,或是去看画展,或是去看某一位名流——要么是约他到自己家里去,要么是拜访,再不然就只是去说说闲话。

人人都高兴而亲切地欢迎她,口口声声说她好,很可爱,很出色……那些她认为是名人和伟人的人,都把她看做朋友,看做平等的人,都向她预言说,凭她的天才、趣味、智慧,她只要集中精力,不怕没有大成就。她呢,也经常唱歌啦,弹钢琴啦,画油画啦,雕刻啦,参加业余的演出啦,不仅这些,她干起来并不光是凑凑数,而是体现出了自己的才能。无论她扎彩灯也好,梳妆打扮也好,给别人系领带也好,她都做得非常有艺术情趣、优雅、可爱。但是有另一方面,她的贡献比在别的方面表现得更突出,那就是,她善于很快地结交名人,不久就跟他们成为朋友。只要有个人稍有点小名气,稍引得起人们谈论他,她就立刻去拜会他,当天就跟他交成朋友,请他到她家里来了。每结交一个新的名人,在她看来都是一件十足的乐事。她崇拜名人,为他们骄傲,每天晚上梦见他们。她虽然如饥似渴地寻找他们,但永远永远去拜会他们都不可能满足她这种饥渴。

旧名人离开了,忘却了,另一些新名人来代替了他们。可是对这些名人,她不久就看惯了,或者看够了,又开始热心地再发现新人,新名人。找到以后还要去找更新的。这是怎么回事呢?四点多钟,她在家跟丈夫一起吃中饭。他那种朴实的气质,那种健全的思想,那颗诚挚的心,使她感到兴奋。她常常一下子跳起来,用力抱住他的头,发狂地吻他。

“你啊,迪莫夫,又聪明又高尚,”她说,“可是你有一个非常严

重的缺点,那就是你对艺术不感兴趣。你否定音乐也否定绘画。”

“我不了解它们,”他态度温和地说,“我这一辈子致力于研究自然科学和医学,从来没有时间对艺术感兴趣。”

“但是要知道,这有时很糟呢,迪莫夫!”

“难道这有什么不行吗?你的朋友不懂自然科学和医学,可是你并没有仅仅因此而责备他们。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本职工作嘛。我不了解风景画和歌剧,但我这样想:如果有一批聪明的人为它们贡献毕生的精力,另外再有一批聪明的人为它们花大笔的钱,那它们一定有用处。我不懂它们,但不懂并不等于否定。”

“来,让我握一下你那诚实的手!”

饭后,奥莉加·伊万诺芙娜坐着车去看朋友,接着到戏院去,或者到演唱会去,过了午夜才回家。每天如此。

每周星期三,她都要在家里举行晚会。在晚会上,女主人和客人们不玩牌,不跳舞,只进行各种艺术活动。话剧院的人朗诵,歌剧院的人唱歌,画家们在纪念册上绘画(这种纪念册奥莉加·伊万诺芙娜有很多),大提琴家拉大提琴。女主人干什么呢?也画画,雕刻,唱歌,伴奏。遇到朗诵、演奏乐曲、唱歌等的休息时间,他们就开始谈文学、戏剧、绘画,争辩得很起劲。在座的没有女人,由于奥莉加·伊万诺芙娜想,女人除了女演员和她的女裁缝以外都低级、庸俗。

这类晚会每回都出现这样的场面:女主人只要听到门铃声就会大吃一惊,然后脸上带着得意的神情说:“肯定是他!”这所谓“他”指的是一个应邀前来的新名流。迪莫夫一般是不在客厅里的,而且谁也记不起有他这么一个人。但是,一到十一点半钟,通向饭厅去的门就开了,迪莫夫准会带着他那热心温和的笑容出现,搓着手说:

“各位先生,请过来吃点东西吧!”

大家就走进饭厅,每一次饭桌上摆着的总是那些吃的:一碟牡蛎、一块火腿或者一块小牛肉、沙丁鱼、奶酪、鱼子酱、菌子、白酒、

两瓶葡萄酒。

“我亲爱的总管！”奥莉加·伊万诺芙娜说，高兴得合起掌来，“你真行！诸位先生，看他的前额！迪莫夫，请把你的脸转正过来。诸位先生，瞧，他的脸好像孟加拉虎，可是脸上的表情却善良可爱跟鹿一般。啊，我亲爱的！”

客人们吃着，看着迪莫夫，暗自称道：“真的，他是个很好的人。”可是不久就又把他也忘到一边，只顾谈戏剧、音乐、绘画了。

这一对年轻夫妇过得挺幸福。他们的生活像行云流水般，没有一点障碍。可是，他们蜜月的第三个星期却过得不十分美满，甚至有些凄凉。迪莫夫在医院里感染了丹毒，在床上躺了六天，而且不得已只好把他那漂亮的黑发剃光。奥莉加·伊万诺芙娜坐在他身旁，哀哀地哭泣。可是等到他病好一点后，她就用一块白头巾把他那剃掉头发的头包起来，把他化装成沙漠地带以游牧为生的阿拉伯人，于是他俩就都乐了。他病好以后又回到医院，可是大概三天以后，他又出了岔子。

“我真不走运，亲爱的！”有一天吃饭的时候，他说，“今天我做了四次解剖，不小心划破了两个手指头。等到回家我才发觉。”

奥莉加·伊万诺芙娜吓坏了。他却笑着说，没有关系，他做解剖的时候经常划破手。

“亲爱的，我一专心工作，就变得粗心大意了。”

奥莉加·伊万诺芙娜怕他会害败血症，就天天晚上向上帝祷告。总算平平安安过去了。生活和平愉快地流淌着，幸福美满。此刻是愉快的，而且紧跟着春天就要到了，它已经在远处微笑着，它会带给人间各种的快乐。幸福是永远的！四月、五月、六月，他们打算到城郊的别墅去散步，绘画，钓鱼，听夜莺唱歌。接着从七月直到秋天：画家们要到伏尔加流域去旅行，奥莉加·伊万诺芙娜要参加这次旅行。她早已用麻布做了两套旅行服装，为了旅行还准备好了颜料、画笔、画布、新的调色板。里亚博夫斯基差不多天天都来找她，看她的绘画有了什么进展。每逢她把画拿给他看，他

就把双手深深地插进裤袋里，抿紧嘴唇，哼哼鼻子，说：

“是啊……您这朵云正在呼唤，但它不是夕阳下照着的那种云，背景有点嚼烂了，有些地方，您知道，不大合适……您那个小木房有些透不过气来，凄厉地哀叫着……那个犄角儿应该画得色调暗一点。不过总体上还不错……我很欣赏。”

他越是讲得晦涩难懂，奥莉加·伊万诺夫娜反倒更容易明白。

三

降灵周第二天午饭后，迪莫夫买了点凉菜和糖果到别墅去看他的妻子。他已经有两个星期没看到她了，十分想念她。他坐火车去的，后来在一大片树林里找他的别墅，此时此刻他觉得又饿又累，指望呆一会儿他能逍遥自在地跟他妻子吃一顿晚饭，然后大睡一觉。他看着他带的一包东西，心里挺高兴，因为里面包着鱼子酱、奶酪、白鲑鱼等等。

等到他找到自己的房子，认出它来的时候，太阳已经落山。老女仆说太太外出了，大概不久就会回来。那别墅外表难看，天花板低低的，贴着写字的纸，地板不平，尽是裂缝，一共才有三间房子。一个房间里安一张床；另一个房间里放有画布啦，画笔啦，脏纸啦，男式的大衣和帽子啦，随便地丢在椅子上和窗台上；在第三间房子里，迪莫夫看见三个不认得的男子。其中两个长着黑头发，留着胡子，另一个刮光了胡子，胖子，可能是演员吧。桌子上放着一个茶炊，水正开着。

“您有什么事？”演员不客气地瞧着迪莫夫，用男低音问，“您是不是要找奥莉加·伊万诺夫娜？等一等吧，她马上就会来了。”

迪莫夫就坐下来，等着。有一个黑发的男子睡眼惺松、没精打采地望着他，给自己斟了一杯茶，问道：

“您渴了吧？”

迪莫夫虽然又渴又饿，但他谢绝了茶，怕把吃晚饭的胃口弄坏。不久，他听到了脚步声和熟悉的笑声。门砰的一响，奥莉加·伊万诺夫娜跑进房间里来了，头戴一顶宽边草帽，手里拎一个盒子。她身后跟着里亚博夫斯基，脸色绯红，兴高采烈，拿着一把太阳伞和一个折凳。

“迪莫夫！”奥莉加·伊万诺夫娜叫道，高兴得涨红了脸。“迪莫夫！”她又叫一遍，把她的脸和两只手都栽进他的怀里，“你来了！你怎么这么长时间没有来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”

“我哪有闲，亲爱的！我总是忙，好容易有点时间，火车钟点又对不上。”

“看见了你，我真兴奋啊！我整夜整夜地梦见你，我怕你得了病。啊，你不明白你有多么好，你来得多么凑巧！你是我的救星了。也只有你才可以拯救我！明天这儿要举行一个特别的婚礼，”她接着说，一边笑，一边帮她丈夫系好领带，“火车站有个年轻的电报员，姓奇克利杰耶夫，就要结婚了。他是个漂亮的小伙子，是啊，非常聪明。你要知道，他脸上显出强有力的、熊一样的表情……完全可以把他描绘成一个年轻的瓦利亚格人呢。”

“我们这班消夏的游客，对他产生了好感，答应他说我们一定参加他的婚礼……他是个没有钱的、孤独的、胆小的人。当然，如果我们不同情他是有罪过的。想想吧，做完弥撒就举行婚礼，然后大家都从教堂里出来，步行到新娘家里去……你知道，树木苍翠，鸟儿鸣叫，一束束阳光照在青草上，我们这些人呢，被绿油油的背景烘托着，成了五颜六色的斑点，这可很奇特，有法国印象派的味道呢。可是，迪莫夫，我穿什么衣服到教堂去呢？”奥莉加·伊万诺夫娜说，故意装出要哭的神情，“在这儿，我什么都没有，几乎是什么也没有！没有衣服，又没有花，更没有手套……你要救救我才好。既然你来了，那肯定是命运嘱托你来救我了。”

“带上这串钥匙，我的好人，回家去，把衣柜里我那件粉红色的衣服取来。你认得我那件衣服，它就挂在最外面，这是第一。尔

后，到放东西的房间去，在右边地板上你会看见两个硬纸盒，打开最上面的那个盒子，那里面都是花边，……还有各种零头的碎布，在那下面就是花了。把那些花轻轻地拿出来，可别把它们压坏，亲爱的，回来我要在那些花里选择一下……另外再帮我买副手套。”

“好吧，”迪莫夫说，“明天我去拿，再派人给你送来。”

“明天怎么行？”奥莉加·伊万诺芙娜问，不高兴地瞧着他，“明天你怎么能赶到啊？明天第一班火车九点钟出发，可是十一点钟就举行婚礼。亲爱的，不能等，要今天去，务必要今天去！要是明天你不能来，那就派一个人送来也成。去吧……火车快到了，别误了车，我的宝贝儿。”

“好吧。”

“唉，我真的非常不愿意放你走啊，”奥莉加·伊万诺芙娜说，泪水涌满她的眼眶，“我这个傻瓜呀，干吗答应了那个电报员呢？”

迪莫夫赶紧喝完一杯茶，拿了一个面包圈，带着温和的笑容，到车站去了。那些鱼子酱、奶酪、白鲑鱼，倒全都给那两位黑头发的先生和那个胖演员吃掉了。

四

七月里一个宁静的月夜，奥莉加·伊万诺芙娜站在伏尔加河一条轮船的甲板上，一会儿望着清澈的河水，一会儿瞧瞧美丽的河岸。里亚博夫斯基正站在她身旁，对她说，水面上的这些黑影不是阴影，而是梦。他还说，迷人的河水以及那不一般的光辉，深不可测的天空和烦闷而沉思的河岸，全在述说我们生活的无聊，述说人世有一种高尚、永恒、幸福的东西，如果人要是能忘掉自己，死掉，变成回忆，那该多好啊。

过去的早已过去，令人厌倦，未来呢，也毫无意义，而这辈子惟一的一个美丽的夜晚不久也要过去，消失在永恒里，那么，为什么

要生存呢？

奥莉加·伊万诺芙娜一边听着里亚博夫斯基的话，一边享受听着夜晚的宁静，暗自思忖：她自己是永恒的，永远也不会死。她以前从来没见过的、如蓝宝石一样蓝的河水、天空、河岸、黑影、还有她心中怀着的喜悦——这一切都在提醒她，说她将来会成为大艺术家，说在远远的地方，在月光照不到的那一边，在一个广阔无垠的天地里，有成功，有光荣，有人们对她的爱戴……她，眯着眼注视着远方，瞧了很久，似乎已经感觉到了人群、亮光、庄严的乐曲、胜利的叫喊，看见她自己穿一套白衣服，花朵从四面八方像雨点一样洒落在她身上。

她还想着跟她并排站着、用胳膊肘靠着船边栏杆的这个人，是个真正伟大的天才，上帝的选民……虽然这以前他的一切创作全都只是优美，新颖、不平凡，但是等到他那绝世的天才成熟了，灿烂起来，他的创作就会惊心动魄，这只要凭他那张脸，凭他说话的方式，凭他对大自然的态度就能看出来。他用他自己的言语，按照他自己独特的方式，讲到黑影、黄昏的情调、月光，让人感觉到他那驾驭大自然的威力是多么摄人心魄。他本人很漂亮，有独创能力。他的生活毫无牵挂，自由自在，超脱于一切世俗烦恼以外，就跟鸟儿的生活一样。

“天凉了。”奥莉加·伊万诺芙娜说着打了个寒颤。

里亚博夫斯基用自己的斗篷给她披上，悲伤地说：

“我感到我已经拜倒在您的脚下，成为你的奴隶了。您今天太好看了！”

他一直呆呆地看着她，一动也不动，他的眼睛变得很奇怪了，她不敢去看他了。

“我疯狂地爱您……”他小声地说，他的呼吸呵着她的脸蛋儿，“只要您对我说您爱我，我就抛开生活，抛开艺术……”他十分激动，嘟嘟囔囔地说，“您爱我吧，爱我吧……”

“不要说这样的话，”奥莉加·伊万诺芙娜说，眼睛闭上，“这真

奇怪。而且，拿迪莫夫怎么办呢？”

“迪莫夫是什么人？凭什么跑出来一个迪莫夫？迪莫夫与我有什么关系？这儿只有伏尔加河、月亮、美丽、我的爱、我的痴狂，原本就没有什么迪莫夫不迪莫夫……唉！我什么也不清楚……我不管过去，只求眼前您给我一会儿……一会儿的快乐吧！”

奥莉加·伊万诺夫娜的心狂跳起来。她平静下来想了想她的丈夫，可是她觉得一切往事，以及她的婚姻、迪莫夫、她的晚会，一切都显得太渺小，琐碎，朦胧，没有必要，远而又远了……的确，迪莫夫是什么人？怎么会跑出一个迪莫夫来？迪莫夫跟她有什么关系？而且，他到底是实有其人呢，还是只不过是梦？

“对他那么一个平常的人来说，以前他得到的幸福已经不少了。”她想着，用手蒙着脸，“随他们怎么说我好了，随他们咒骂我好了；我呢，我行我素，甘心灭亡。我行我素，甘心灭亡！……生活里的一切该亲身经历一下。天呐！多么可怕，可又多么愉快！”

“啊，怎么？怎么？”画家小声地说，抱住她，使劲地吻她的手。她软绵绵地想推开他，“你爱我吗？爱吗？爱吗？啊，多么美的夜晚！多么美妙的夜晚啊！”

“是啊，什么样的夜晚！”她小声说，望着他那双因含着泪水而闪闪发亮的眼睛。然后她很快地往四周看了一眼，抱着他，用力吻他的嘴唇。

“我们快到基涅西莫了！”甲板的那一头有人在说。

他们听到沉重的脚步声。那是饮食部里的仆役正经过他们身旁。

“听着，”奥莉加·伊万诺夫娜对那人说，幸福得又哭又笑，“给我们拿点葡萄酒来。”

画家激动得脸色苍白，坐在凳子上，用深情而感激的目光注视着奥莉加·伊万诺夫娜，随后闭上眼睛漫不经心地微笑着说：

“我累了。”

他把头倚在轮船的栏杆上。